# 籌辦夷務始末

#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三月。乙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二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請調官兵進勦一摺。前已有旨。飭令陝甘官兵二千名。迅即赴浙會勦。其各省勁兵。亦已豫備候調。此後再圖進勦。究竟該將軍等有無把握。至逆夷呈遞書函。擬請暫示羈縻。該將軍作何羈縻。所奏殊未明晰。其單開所獲黑白夷人。尤當詳加究詰。不可稍為含混。此時著暫留省城。妥為布置。應如何設法。令該逆聞知。俾內地被擄官兵。亦不致受其戕害。總在該

將軍等。悉心籌畫。相機辦理。現在留營將士。及各路防守官兵。
雖不敷進勦之用。亦何至無守禦之方。仍責成該將軍等。激勵
眾心。勉圖後效等因。欽此。竊奴才等。自上年九月間。奉
命督師。辦理浙江軍務。深慮才識短淺。弗克勝任。辜負
皇上天恩。數月以來。熟籌密商。稔知逆夷詭譎異常。浙省道途狹
隘。河汊分歧。難於大隊攻勦。其水路。則夷船往來迅利。我
兵又無大船可以駛駕衝擊。是以奴才等。再四籌商。止有外
攻內伏。可以夾擊取勝。不意浙東漢奸充斥。窺探大兵虛
實。走漏消息。兼之伏應參差不齊。遂至寧鎮兩城官兵。進
而復退。未能得手。至慈谿後山接仗。我兵人人奮勇。該逆

業已卻退。雖副將朱貴沒於陣中。而逆夷帶兵頭目。亦被
槍礮擊傷。旋即身死。設傷人數。亦復彼此相當。若非丹山
頂。又有夷人衝下。燒燬營盤。衝亂隊伍。尚不至於失利。奕
等。兩次具奏。均係據實直陳。未敢稍涉粉飾。現在總兵段
永福及帶兵將備。均已回營。惟我兵新挫之餘。士氣未復。
誠恐逆夷鴟張。難於收拾。不得不設法羈縻。藉免四出滋
擾。適四川兵丁張光福持逆夷書。奕等。公同商酌。即作為
該兵丁口氣。另寫回信。轉寄失陷在甯各兵。書中大意。不
過令伊等暫行忍耐。將來自能回轉。隱約其詞。由前藩司
鄭祖琛。遣人轉遞逆夷。該逆即代各兵丁寫與張光福回

信。止說要將漢奸王幗保。陸心蘭。一齊放回。不然。即於數日內攻打省城。該兵等聽其自然。又稱。現在夷人待該兵等甚好等語。並無他詞。又據鄭祖琛稟稱。甯郡耆民兩次向逆夷具呈理論。欲其退出。該逆俱未能批答。等等。復遣妥實勇壯。潛赴甯鎮兩城。暗中布散謠言。多方擾亂。又作義民公啟。聲言起義殺賊之語。各處張貼。現聞該逆等各城。加倍防範。日夜不遑。一時似未敢遠行遠出。歷次所獲黑白夷人。前據供稱。僅係老將頭目兵丁水手。等等。未敢遽信為實。詢聞內有逆夷頭目。而姓名屢易。不知確否。當即派委侍衛容照等。設法究詰。務得確實。不准含混現又

續獲白夷二名均安置省城偏僻處所並賞給食物銀錢以安其心藉以牽制至前此雇覓河南河北勇壯於三次接仗之後陣亡者二百餘人其餘陸續收回除自行走散者亦有二百餘人已照會巡撫劉韻珂截留器械沿途查照彈壓毋令滋事復經奕等將疲乏膽怯者派員裁汰發給護牌押令回籍惟將精壯可用之人挑選留營計有二千名俱另編隊伍逐日訓練定海一路現據稟報因近日漢奸帶領逆夷四出搜拏防備嚴密且連日風大浪急小船駛行不便尚在各嶴潛伏未經舉動奕等已札諭該委員等甯鎮既未得手定邑便難攻取即一時克復仍恐不能

固守。現在帶勇將備自副將福禧以下各員弁均已陸續撤回。惟副將鄭宗凱參將池建功等。尚在各要潛伏亦札飭該員等漸次回營。俾免疏虞其勇壯中稍形怯懦者。約有一千餘名。亦派員彈壓遣歸以節糜費。其餘仍令在定邑一帶。遠近暗伏。如無機可乘。不必輕動。俾逆夷有所顧忌。不敢遠出。惟查浙省地勢。東北俱濱臨大海。此內口岸繁多。亦間有沙塗阻隔。大船未能駛近。而兩岸統計延袤七百餘里。道路綿長。其間洋面相距。或百餘里數十里不等。雖逐段派兵防守。夷船若從中間來往。仍屬難及。且各段兵力未能甚厚。逆夷豕突而來。我兵從塘岸奔救亦恐

綫不濟急。奕等。愚昧之見。竊以為分兵自守。尚不如以進為守。查川陝官兵。雖甫經稍挫。尚屬人人思奮。其陣亡各缺。已由該營餘丁內挑補足額。其帶傷各弁兵。醫治亦漸痊愈。奕等。嚴飭該管將弁。將新補兵丁。迅速教練。並派委員。將留營勇壯。歸隊教演擡礮擡槍。一面密遣妥人。分探各城夷情。並另行踏勘水陸進兵道路。俾逆夷知我兵不日仍行進勦。或加意固守。不能遠離巢穴。不然。恐該逆知彼前路無虞。轉敢傾巢遠出。奕等各具天良。何敢以我兵稍挫。少形畏葸。特以沿海各路夷船。處處可到。究須添兵防守。以備不虞。查上年調到征兵。除兵力稍弱。及已派防

各要隘外進勦之兵本屬無多此時進攻駐守兵力勢難
兼顧前次仰蒙
賞調陝甘兵二千名兵力已屬增添現又欽奉
諭旨各省勁兵如數豫備候調如蒙
恩准將廣西兵二千名貴州兵二千名四川屯兵一千名俱行
賞調來浙則派征派守兵力益形裕如臣等惟有竭盡血誠圖功
贖罪仰賴
天威務期殲厥醜類即此大兵未到之前所有戰守事宜臣等殫
心竭力亦即慎密籌商不敢稍有貽誤臣奕經現在回杭
與特依順劉韻珂再將守禦事宜詳細籌商妥辦臣文蔚

於數日內。亦即調撥兵勇。陸續東進。作為防守前路。仍步

步為營。逐漸向前。如該逆有隙可乘。便當知會耆英。經會

同就近調派。進兵攻勦。斷不敢坐失事機。致增罪戾。

奕經等又奏。前據拏獲漢奸僧人沈正供稱。上年九月間。

逆夷占據定海。曾遣人回國。另調夷兵一萬。約於本年二

月初十日到浙等語。現據寧紹台道鹿澤長探報。寧波添

有紅頭夷兵數百名。身穿紅衣。頭戴紅呢白邊高帽。並聞

駛來夷船四十隻。已有三隻先到定海。係逆夷嗎哩遜由

廣東帶來者。現已另飭詳細確探。查逆夷性情詭詐。往往

易船載人。改換衣裝。於洋面往來游弈。詐稱添兵。恐嚇地

方。現在果否新到船隻。增添夷人。尚未可信。惟此次探報

與僧人洸正供詞。略有相符之處。而近日尖山之白蠟礁。

曹江之瀝海所。紹興之三江口。均報有夷船游奕。或果添

船。亦未可知。總之夷情狡譎。自宜嚴密守禦。以防意外之

虞。

奕經等又奏。李等。嗣因續獲白黑夷人三名。復傳通事詢

問。再三查考。連前次夷語。竟有不能全解者。隨派侍衛容

照。朝夕盤詰。並令素曉回語之守備葉榮。千總高興才等。

詳細查問。始知前所獲黑夷內有叭先富賽日滿解先納

介得新哈發極呢伊布納伊年毛納哈四名。係屬克什米

爾回民。均與前次所供不符。因與𠸄逆交易。略通夷語。今被要挾來浙打仗。伊等共有八百餘人。該逆等此次來浙。所有擄掠財物。該回民並無所得。惟求放回本國。詢以夷兵夷目。均不能指實。至白夷亦漸知感悔。惟於逆夷一切情形。不肯詳說。其姓名亦互有更改。現查前獲白夷嘁嗹噸士。細譯確名味嗹噶士。並盤出係屬船主。並非水手。該夷自行寫出夷字書信一紙。交通事求為轉寄。當即譯出書中。惟稱在此甚好。官府款待我等極美。賜我等衣食銀錢甚豐美。求賜回音等語。復經容照。另飭通事陽別詳譯。均屬相符。呈送前來。叅等。公同商酌。該夷寄信前去。則所

有被獲之兵勇。自亦不至被其殘害。其該夷原信。隨飭交
前藩司鄭祖琛。設法送去。現仍細心設法究詰。得有確供。
再行具奏。
奕經等又奏。二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二
日。奉
上諭。據奕經等奏。鎮海城內。亦經官兵衝門而入。擊殺夷匪。因火
攻船隻未到。亦仍退回等語。鎮海火攻船隻。因何遲誤。並著一
併查明具奏等因。欽此。竊奴才等於正月二十九日以後。陸續接
據文武員弁稟報接仗情形。均未據稱火攻船隻如何焚
燒夷船。止據承辦委員等稟稱。咸係臨期水手爭價。未能

搜出。或係先期走漏消息。致被驅逐。均恐不甚確實。隨即一面嚴密訪查確情。一面仍飭該委員等將致誤各情據實稟報。旋據承辦南路事宜委員張應雲稟稱伏查李維鏞認辦大攻船隻。均於祝家渡辦理。恐事機洩漏。未敢早裝。至正月二十日後。陰雨連綿。舟中火藥柴薪。均被雨淋。不堪適用。至二十八日。雨止轉風。始克裝載。不能如式。而水手又臨時爭價。且風色不順。水逆船遲。以致不能連幫前進。至李哭渡及梅墟等處。大攻船隻。係委員王希璧等承辦。亦因是夜風潮不對。雖經縱火。未能全行燃放。止擊壞逆夷三板船一隻。現在柴船尚存。仍可收拾。以期再舉。

其所辦鎮海船隻實因鄉民走漏消息致被羅卜丹驅入小港未能舉發一切火藥船隻今俱尚存又據舒恭受等稟稱該員在鎮海穿山洋面採辦火攻船隻藏於穿山後蘇碁以待臨時撥用隨於二十七日駛抵鎮海所屬莊市地方將火船乘夜裝配停當二十八夜初更時分西風大作押令各船督率人夫開決江隄盡數放出前進時已子末丑初風力漸微趕緊燃放詎料船行遲緩該逆杉板船業已瞥見先期在江面將前船橫截均用鐵叉支格救護該員等旋將後船撐回是以未能應時延燒各情由先後稟報前來奴才等復派員密查情節相符查前次大兵進勦約

定江上火起。大兵齊發。加以火攻夷船。俾令城內逆夷。驚惶失措。自易得手。乃該委員等承辦火攻船隻。竟不能按期全行燃放。以致伏應參差。雖據稟報遲誤情節。均屬有因。其咎實不能辭。惟現在各員。均有經手事件。既未便驟易生手。且一經降革。該員等轉得置身事外。著奕經等。公同商酌。擬暫令帶罪圖功。所有火攻船隻。即責令該委員等捐辦。不准開銷。以專責成而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現辦防勦事宜一摺。據奏總兵段永福。及帶兵將備。均已回營。四川兵丁張光福接到逆夷回信。要將王幗保陸心蘭放回。所獲白黑夷人。現據查明白夷確名味哩

噶士。係屬船主。並非水手。黑夷係克什米爾回民。被逆要挾來浙。現求放回本國。所雇河南河北壯勇。除陣亡走散及裁汰回籍外。留營計有二千名。定海潛伏之兵。現亦分別撤留。一面分探各城夷情。另行踏看水陸進兵道路。文蔚調撥兵勇。陸續東進。作為防守前路。仍伺隙勦攻等語。覽奏均悉。現在續調各路精兵。計可先後到浙。該將軍等惟當慎密籌商。固不可冒昧輕進。尤不可坐失機宜。其陝甘兵二千名。前已有旨調撥。現又飛催河南廣西省。將前經有旨豫備各一千名。迅速赴浙。所請貴州四川官兵。未便再行調撥。曆慎計可不日到浙。即著前往曹娥江一帶。會同文蔚。或分或合。作為前路。遇有可乘之隙。即行

照會該將軍相機攻勦。至所獲白黑逆夷。及從逆漢奸。仍遵前

旨。不准釋放。亦不准殺害。並著查明前此訊出供詞。有無揑飾。

務得確情。其所稱老將頭目。恐難憑信。又另片奏該逆添有夷

船多隻。難保非虛詞恫喝。著俟偵探得實。即行馳奏。又另片奏

大攻船隻。伏應參差各情。著即令承辦各該員。帶罪圖功。責令

捐辦。不准開銷。以觀後效。其失陷城內之守備王國英及兵勇

四十餘名。現在有無確耗。均著查明具奏。

又

諭。前有旨。令鄂順安挑選河南省精兵一千名。周之琦挑選廣西

省精兵一千名。候旨調撥。現在浙江軍務緊要。著該撫等。即選

派曾經帶兵員弁。分起管帶。飭令迅速赴浙。交奕經等差遣。毋
稍遲誤。仍飭沿途嚴加約束。毋使滋擾。
奕經等又奏。查甯鎮慈谿三處接仗。先據帶領兵勇文武
員弁。陸續到營。傳說不一。奴才等惟恐稟報未能確實。復飭
詳細確查。茲據查明正月二十九日。大兵進攻。甯鎮兩處
分作兩路進剿。將備兵丁。皆奮不顧身。爭先殺賊。現在身
帶一等傷者。詳細查驗。共計十餘員名。至慈谿接仗。逆夷
四面攻撲。經副將朱貴督率指揮。將備弁兵。人人奮勇。力
戰三時。祇因鎗礮鉛藥。俱已用盡。遂致難支。副將朱貴身
受三處鎗傷。在慈谿山陣亡。其子武童生朱昭南隨同打

仗。身受兩鎗。見伊父陣亡。力不能支。亦同時自盡。遊擊黃泰守備陳芝蘭徐宮帶兵接應。因山頭逆夷衝下。力戰被傷。先後歿於陣中。候補知縣顏履敬。派撥朱貴營中。辦理糧臺事務。該員見逆夷焚燒營盤。恐糧餉有失。督飭弁兵奮勇迎敵。以致身被數槍陣亡。屯官副將銜千總阿木穰進攻甯郡。首先登城。致逆夷刀傷腰肋。墜城而死。土守備哈克里。臨陣戰歿。此外弁兵。雖兩次擊斃夷匪。據報約計有數百餘人。而我兵陣亡。并落河身死者。共三百四十餘員名。壯勇二百餘名。謹將應行奏明者。請

旨飭下部臣。照例

賜卹。餘俟造冊咨部。另行具題辦理。再查守備王國英。管帶壯勇。攻入甯郡西門。受傷倒地。未能退出。現聞陷入城中。存否尚無確耗。官兵勇壯。失陷城內。及受傷被擄者。約有四十餘名。其受傷回營兵勇。兩次亦有三百餘名。現在存營。約有二千名。亦逐日一律操演。奕文蔚擬於數日內將各項兵勇。挑選教練。漸有頭緒。仍即帶領該兵勇。進駐曹江。暫行作為前路防守。俾逆夷有所牽制。即就近漸次前進。相度機宜。豫備進攻之用。庶於防勦兩無貽誤。

諭內閣奕經等奏。查明與逆夷接仗陣亡各員。請旨分別賜卹一摺。覽奏深為憫惻。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身受三處鎗傷。臨陣

戰歿。具于武童朱昭南。隨同打仗。身受兩鎗。同時殉難。實屬忠

義可嘉。朱貴著照總兵例賜䘏。朱昭南著一併議䘏。仍著該將

軍等查明朱貴。現尚有子幾人。及朱昭南有無子嗣之處。即行

具奏。候朕施恩。甘肅西寧鎮左營遊擊黃泰。陝西隆德營守備

徐宦。著陝甘督標都司下馬關營守備陳芝蘭。四川大金河千

總加副將銜巴圖魯阿木穰。瓦寺土守備哈克里。浙江候補知

縣顏履敬。均著照例賜䘏。以慰忠魂。

辛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陝西提督胡超。直隸提督周悅

勝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遵旨覆籌天津海口府城等處。防堵稽查情形

一摺。所有該處南岸礮臺。著委派協弁兵。嚴行守護。陳金綬作為守護礮臺之接應。周悅勝到時。駐紮南岸。作為陳金綬之接應。胡超著移駐北岸。石生玉在北塘一帶防護。胡超著為石生玉之接應。其各路接應將弁兵丁。應駐紮地方。及大沽北岸礮臺。應歸何處照應管轄。始能得力之處。著訥爾經額周悅勝胡超等會議具奏。訥爾經額統轄將弁。兼理糧餉。著即駐紮天津府城。隨時調度一切等因欽此。臣訥爾經額當即恭錄咨會臣

胡超暨天津鎮陳金綬宣化鎮石生玉。一體欽遵知照。並

將上年所撤防兵。分別行調去後。茲於三月初五日。臣周

悅勝行抵天津府城。偕臣訥爾經額前赴大沽北塘一帶

海口。與臣胡超等。履勘情形。詳籌會議。查大沽南岸各礮臺。並迎面攔潮壩上。安設各礮位。挑選準頭熟練膽壯技強之兵丁八百名。派大沽協副將勝魁。涿州營參將博爾洪武大名鎮中軍遊擊李世榮。督率備弁等分帶。專管施放攻擊。天津鎮陳金綬。即在礮臺後迤西三里餘之東沽地方駐紮。帶兵一千五百名。並於礮臺迤南道溝子地方。安兵五百名。以資策應而杜抄襲。臣周悅勝。在於葛沽地方駐紮。帶兵二千名。以為陳金綬之接應。其北岸礮臺。現派督標後營遊擊羅應鼇。正定鎮中軍遊擊花里雅遜布。帶兵五百名。管礮防護。又北塘各礮臺。派通州協副將台

斐音泰。提標前營遊擊其繼勞。宣化鎮左營遊擊郝源。都司管德聲等。分帶兵六百名。管礮防護。宣化鎮石生玉。帶兵一千名。即在北塘村後里許駐紮。以資接應。臣胡超。移駐大沽北岸。查有新河莊地方。距北岸礮臺十里餘。距北塘十五六里。為兩處後路扼要。臣胡超即帶兵二千名。陜勇五百名。在此駐紮。以為大沽北岸礮臺並石生玉之接應。又大沽北岸礮臺。雖與南岸對峙。而中隔海河。設遇風緊潮旺之時。濟渡維艱。必須分途策應。方免臨時周章。臣胡超。駐紮新河適中之地。所有北岸礮臺。即歸臣胡超照應。管轄。冀可得力。至由葛沽以至天津郡城。海河曲折。水

程約一百餘里陸路七十餘里節經臣訥爾經額多派幹員逐日分段密查以防奸匪混跡其間沿河兩岸各村莊俱已團練鄉勇俾令就近共衛地方即以各衛身家復於人煙稀少該夷不經意之處多安埋伏務期步步爲營使該逆層層阻遏不能肆逞臣訥爾經額駐紮郡城除存城兵勇不調外仍於撥赴各處所餘兵丁內留兵七百名督同督標副將善祿務關路參將閻正鳳大名鎮標都司田宗泰等管帶一律操練精純以備隨時調遣相機接應不使稍留罅漏

訥爾經額又奏竊臣入都展

覲。准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發交上年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具奏北塘以東。沿海各口。分設防兵。擬歸

併各營。俾厚兵力。並移營向東以便攻擊一摺。

敕即查明辦理等因。臣因正定鎮向常在山海關防堵。相距各海

口不遠。當即飭委該鎮。會督通州協副將台斐音。泰山永

協副將興泰。河間府知府張起鵷。並各地方官周歷確切

妥議去後。茲據稟稱。查原奏內稱北塘海口折而東向。共

有澗河口。黑沿子。劉家河。清河口。臭水溝。浪窩口。蒲河口。

洋河口。秦王島。石河口等十處。分隸豐潤灤州樂亭昌黎

撫甯臨榆等州縣。其自豐潤縣之澗河口。至撫甯縣之洋河口八處。各處建築礮臺。設兵二三百名不等。酌以相距較近之澗河口黑沿子二處官兵。併為一營。劉家河清河口。二處官兵。併為一營。與水濤浪窩口二處官兵。併為一營。其原分為兩處之蒲河口洋河口二處。毋庸歸併。仍分為二營。並蒲河口營盤。亦毋庸更動。洋河口弁兵。應移營向裏。歸併各營。亦俱向裏安設。庶兵力既厚。聲勢亦聯等語。查豐潤至撫甯各小海口。原設礮臺處所。其海口外有沙綫。內多淺灘。使該逆以小船乘潮駛入。在水則易於膠淺。上岸則一片淤泥。難以駐足。且沿海一帶。陷坑重疊。該

逆過坑即陷我兵乘勢攻勦易於得力若將各營歸併
移後恐該逆駛近海岸四顧無人隨意內竄淤泥陷坑皆
可從容漫越迨至高燥平衍之地分投滋擾則兵力無多
攻勦較難措手所有各海口原設兵二百名應請仍循其
舊惟兵力較單應請就
欽差移營歸併之議量為變通於各海口後路擇其要隘酌量添
兵作為接應似更周密臣與鎮將等悉心籌議八海口情
形如豐潤之黑沿子澗河口兩處則以新富莊為後路要
隘安兵三百名可為兩路接應樂亭之清河口與水溝兩
處則以鍾家莊為後路要隘安兵三百名可為兩路接應

昌黎之蒲河口。撫甯之洋河口兩處。則以蘇家村為後路要隘。安兵三百名。可為兩路接應。其灤州之劉家河。昌黎之浪窩口。現因原設營盤。較為卑溼。已量為移後數里高燥之地。惟兩處海岸綿長。均無兩路適中要隘。自須各就本處情形。添設接應。查灤州團練鄉勇二百餘名。又上年招募新兵二百名。現在派員管帶。勤加操演。即可併作劉家河之接應。昌黎縣沿海招募鄉勇八百餘名。係升任保定府同知曾世儀上年團練。親自教演。現仍派令曾世儀擇其膽壯技強者。自行管帶。即作為浪窩口之接應。均可得力。至豐潤之澗河口。黑沿子。樂亭之清河口。臭水溝。昌

黎之蒲河口。撫甯之洋河口。各後路應添之兵。即在上年
奏准山海關一帶沿海添設新兵二千名內。酌量調撥。沿
海各營。相距不遠。臨時調用。可以尅期而至。此時但須派
定地方。仍令在營操練。不必遽行徵調。以節經費。至原奏
內。大沽北塘海口原釘木樁。距岸較遠。為槍礮所不能及。
該逆易於抽拔。應改釘向內一節。且查海口釘樁之處。乃
係頭層設伏。是以距礮臺稍遠。夷船設若駛入攔江沙內。
甫過淺處。將至深水。即使其不能暢行。礮臺上之礮位。固
不能概行擊及。而中間有設伏之木簰。其上排列礮位。暗
伏水勇。木簰不慮其礮打。水勇於簰後可以藏身。相機施

礮。夷船在木樁之外。足可轟擊。即有多賊下船拔樁。並豫
備寫蜂礮子趁勢排打。尤為得力。似可無慮。臣職司守土。
責任綦重。斷不敢稍有疏虞。以期上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等奏。遵議大沽北塘屯營安兵情形一
摺。據奏大沽南岸各礮臺。並迎面攔潮壩上。安設礮位兵丁。派
副將勝魁等管帶。陳金綬即在臺後東沽地方帶兵駐紮。周悅
勝。在於葛沽地方接應。北岸礮臺。派遊擊羅應鼇等防護。其北
塘各礮臺。派副將台斐音奉等駐守。石生吾駐紮村後接應。胡
超。駐紮新河莊地方。距北岸礮臺十里餘。距北塘十五六里。為

兩處後路扼要。北岸礮臺。即歸胡超照管。由葛沽至天津郡城。
沿河村莊。均已團練埋伏。訥爾經額駐紥郡城。相機接應等語。
所辦甚屬周密。著即照議辦理。又另摺奏各處海口後路。擇要
添兵安營一摺。據奏豐潤。樂亭。昌黎。撫甯均有後路接應。惟灤
州之劉家河。昌黎之浪窩口。均無兩路適中要隘。現已團練鄉
勇。招募新兵。派員管帶。操演接應。均可得力。其海口釘樁之處。
亦無庸該逆抽拔等語。覽奏均悉。仍著該督籌慎密防範。期於
確有把握。毋任稍留罅隙。以致臨時周章。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翺奏。道光二十二年。正月
二十四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福建廈門等處防堵情形。覽據該督撫等奏報。惟浙江現籌剿辦。其得手之後。難保逆夷不竄回閩省。應如何防勦。不敢再有疏虞。自應早為布置。其鼓浪嶼夷船。現在尚有幾隻。應如何相機攻勦。沿海礮臺土壘。是否修整完竣。著怡良劉鴻翶悉心籌畫等因。欽此。又正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據怡良等奏商辦夷務情形一摺。閩省各海口布置兵勇。並團練鄉兵。教演水勇。及造船鑄礮。均係應辦之事。自係該督與顏伯燾等公同商辦。現在怡良已簡放閩浙總督。責無旁貸。著再通盤籌畫。會同劉鴻翶另行妥議具奏。再據福建舉人黃蒐田呈進平夷策略各條。其言是否可採。著怡良劉鴻翶公同

商酌具奏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智燭幾先。綢繆必納至意。竊以廈門地方。惟同安縣屬之嘉
里。孤峙水中。與大洋連而為一。並無障蔽。亦無城郭。誠如
聖慮。浙江勦辦得手。難保不復竄此間。為假息之計。自當乘其新
挫之後。再加勦洗。庶幾立時竄獲。查廈門礮位。俱被逆夷
殘毀。非從新鑄運不可。而高崎劉五店等處港路。率皆深
廣。一經攔截。悉資寇兵。即或兵礮暗中渡過。紮營於廈門
鄉間。恃其登陸。無如廈門四面環水。萬一逆夷見有準備
情形。即將所留兵船。分泊環繞。則軍火兵糈。毫無接濟。不
特兵心不堅。百姓等亦皆坐困。勢必人人驚慌。不戰自亂

臣等為現在設想。既無進勦之具。又復限以地勢。先須保全居民。使有身家之戀。相維相繫。各有瞻顧之情。若再經蹂躪。無歸者必且流為盜賊。現在廈門同知顧教忠。水師參將陳勝元。尚在彼中駐守。辦理聯鄉之事。民間尚聽勸諭。是以逆夷心存疑畏。占據鼓浪嶼。而兵船分列其外。近日存船七隻。又有旋來旋去者。殆無一定。防備之嚴。晝夜不懈。臣怡良自去歲到泉後。即與在事文武。密為商酌。欲招集素在海上劫掠者。於深宵黑夜。潛往襲取。功成准其自贖。據伊等自揣力量。實未能唾手即得。而奸徒膺集。反恐宵小生心。是以未敢冒昧。臣等不敢空為大言。希圖塞

責。此時惟有堅守各口隘。不令狼奔豕突。蓋逆夷之礮雖堅。總藉船力而後運用靈便。若離船太遠。便不敢深入。既慮接應不繼。復恐船為所襲也。福建地方瘠苦。民氣不馴。攘外固在所急。而内地之防。亦不可不預為顧及。臣等前議安設兵勇。此防堵所不能無者。若曠日持久。廣東浙江又在用兵。亦恐難乎為繼。現除漳州之海澄縣。即在海濱與廈門無異。漳州同安泉州等處。皆去海不遠。兵勇不能過少。餘並撤減。以節糜費。大礮閩中本少。加以損失。必須添鑄。並講求得力不得力之故。令監鑄之員悉心斟酌。至將來安置時。尚須因地制宜。方期應手。至水戰以船為重。

營中所用。斷不能與夾板相爭。大小懸殊。厚薄迥異。此時欲藉以勦逆。非與之相等。未必遽能角勝。然大船以龍骨桅木為必不可少之物。松杉之材。皆不合用。而延建山中。去年經永辦鹽道。飭委幹員。親往採購。近水之山。歷年砍伐殆盡。深山窮谷之中。即有亦不能出。至桅木。非出番地者不可。臣劉鴻翶前在臺灣道任內。承修廠船。深知其難。每歲或得一二株。尚係尋常師船所用。若加大則更為難得。亦緩不濟急之事。惟勤練兵勇。待之於陸。尚有把握。餘則不敢妄有指陳。即如沿海設立土堡。現今海澄香江等處。報有修築竣工者。尚未能普律齊全。實以地方瘠薄。殷

戶稀少。雖亟經奉
旨。加以鼓勵。而捐輸者甚屬寥寥。故陸續辦理。未能迅速。至福建
舉人黃薏田條陳。逐一細閱。所稱廣東息牂之事。大率相
傳之詞。人云亦云。無從徵實。且以素不謀面之人。而使之
殺其朝夕與共者。未免言之太易。至以數百細艘。牽此如
山之舟。雖出歷來傳說。於理不無粉飾。至所稱述各器。則
言之鑿鑿。其間或有可採。非加以實試。不能得其竅要。因
漳泉漢奸不少。易致洩漏事機。且劉鴻翱俟該舉人回籍
之日。密令來署面商。將各器各製一二件。所費無多。造成
之後。帶同該舉人。至金牌五虎等處演試。彼處與大洋。相

去無幾。能於波濤洶湧中。從容取準。則臨時方不倉皇。且演試無得失之患。對敵則勝負所分。非熟習之至者。不可輕以嘗試也。水勇素產馬巷廳。現今雇募有人。欲如該處人所稱能伏水底二三日者。則已累經試驗。皆相傳過甚之詞。人藉氣之呼吸以生。豈能竟日無一呼吸。故泅水一二刻者有之。未有能逾一時者。若手持十斤之械。腰繫三五十斤之物。游泳自如。進退便捷者。未必竟無其人。亦不能人人皆是。即於試各火器時。試水勇之技。固可一舉兩得。至募漁戶一層。誆稱即洋盜。此等不法之徒。招之集於一處。而無以給其無窮之欲。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其患本

在海中。而引之入內。萬一變生肘腋。噬臍何及。臣怡良之不敢率用者。蓋由於此。若安流亡。簡精銳收俊傑。則圖治之本務。非獨今時為然。凡所陳十有七條。皆就所見論列。必當逐一試驗。以收集思廣益之助。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籌議閩省海口情形一摺。據奏現在先須保護居民。飭令同知顧教忠等。駐守廈門。辦理聯鄉之事。民間尚聽勸諭。漳州同安泉州等處。兵勇不能過少。餘均撤減。以節糜費。現須鑄礮練兵等語。覽奏均悉。現在浙江勦辦。尚未得手。閩省必應嚴加防範。該督奏稱待之於陸。尚有把握。惟當極力堵守。儻逆夷膽敢蜂擁登岸。我兵奮勇前進。較之沿海轟擊。當易

為加。萬不可令逆夷登陸後。再行得手。又據奏。地方殷戶稀少。雖經奉旨鼓勵。捐輸甚屬寥寥等語。國家經費有常。仍著該督等悉心籌畫。力加撙節。毋任虛糜。至舉人黃蕙田條陳各件。著俟該舉人回籍之日。面加細詢。並令密行製造各項器具。眼同演試。是否可行。據實具奏。該督甫經簡任。務須體察該省水陸情形。妥密布置。期於有備無患。方為不負委任。勉之又勉。

丁卯。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先後兩准軍機大臣字寄

奉

上諭浙江漢奸。為逆夷導引。於接仗之際。扮作鄉勇商民難民。使我兵不能辨別。臨時脫去號掛。及外面衣服。手持槍械。併力抗

拒。殊堪痛恨。著托渾布就所屬各海口情形。嚴加堵禦。不時偵
察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該逆詭詐多端。於礮臺屯駐重兵處所。必不逞兇突犯。或乘
風雨黃夜。於遼闊無人之處。改裝登岸。暗行埋伏。迨聚集多人。
抄入礮臺後面。突出肆逆。或分遣漢奸。潛入城市。豫為內應。著
托渾布諄飭員弁。留心偵察。務使匪徒無從托足。至浙省調去
山東及各省壯勇。現經遣回。難保無助逆漢奸。乘機潛入。並著
飭屬嚴密盤詰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伏思逆夷藉漢奸為爪牙。漢奸資逆夷為利
藪。蔓滋勾結。為患滋深。自須嚴杜漢奸。庶足以遏賊兇燄。

東省處天津上游。為北路屏障。固本省之藩籬。尤應嚴
畿輔之防衛。臣通盤籌畫。悉心計議。查東省各營調防官兵。
自上年臣採用前明戚繼光束伍法。伍各有隊。隊各有長。
居處相習。非獨編伍正兵。即跟隨餘丁。亦能聞聲相識。招
募鄉勇。亦先以此法為團練綱領。今欲杜絕漢奸混入兵
勇之中。但須責成各隊長於各兵勇槍矛刀械軍裝衣服。
各令暗編記認。并兵餘丁。彼此互語。亦令每日變一口號。
以為問答。晝戰則辨記認。夜戰則辨口號。使我進戰退守。
無論風雨晦明。同隊之人。各有辨認。則臨陣接仗。似無虞
漢奸假冒詭混。至重兵屯聚。擇要而守。海岸遼闊之區。固

不能處處分防。奸匪乘虛窺伺。實在意中。然逆匪由僻路登岸。或欲混入城市。或欲抄出我營盤礮臺之後。分路肆擾。要必有經由扼要之區。斷其來路。即無所逞其奸謀。如現在登郡防兵。屯於城北。而城東一帶海灘。遼闊之處。由東而北。適有扼要狹徑。現將此路設法塞斷。空掘陷穽。賊即不能由東路橫衝奔突。此外沿海各處。臣亦經委員分段查勘。凡有傍路後路。可以抄襲者。俱令相度要隘。多方堵截。其不能堵截者。責成各地方官。團練民勇。環築土堡。憑險扼守。並於濱海各城。及衝要市鎮。有關戰守之處。俱排設柵欄。派員分段監守。似亦足以杜羣匪之冒混。而絕

內應之奸謀。惟南來漢奸。假道山東。竄入天津。此最為目前要慮。而自東省至天津。水陸兩程。綿亘千里。有可於河路。假充水手縴夫。結隊而過者。有可於陸路。假充過客北由德州東由武定。沿海一帶。直趨天津者。勢難執途人而盡詰。臣與所屬文武各員。再四參酌。計惟有於水陸兩路出境入境之地。扼其要津。派員嚴查。南來河路。以嶧縣之黃林莊為始。北去以德州之柘園鎮為止。南來陸路。其山道以郯城縣為始。湖路以嶧滕兩縣為始。北以德州為止。東北以武定府屬各縣。與直隸天津府接壤為止。每處各派精細幹練佐雜三四員。令其常駐於南北要路。梭織巡

查遇有形跡可疑之人。逐細盤詰。一面諄切曉諭大小各坊店。於行客投宿。察其蹤跡詭秘。即就近密稟該委員查究。並諭該委員等稽察之法。總宜小路密於大路。小店密於大店。其實在正經商客行李車輛確無可疑者。不得藉端留難。以杜紛擾。

硃批。所辦甚妥實力為之。以副委任。

署盛京將軍禧恩奏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逆夷詭譎異常。往往於接仗之際。扮作鄉勇商民難民。使我兵不能辨別。臨時脫去號褂。及外面衣服。手持槍械。併力抗拒。

該逆如此詭詐。殊堪痛恨。奉天直隸。山東。不可不先事豫防。著禧恩。訥爾經額。托渾布。各就所屬海口情形。嚴加堵禦。不時偵察。勿令奸匪竄匿其間。至該逆船隻四出擾累。前來窺伺。設使該逆復萌故智。將夷匪及漢奸。扮作鄉勇商民難民。分路登岸。該將軍督撫作何辨別策應。並如何杜絕奸謀之處。著分別妥議具奏。至天津商船入口之時。必應如何稽察。不致奸民溷入。此層最關緊要。尤當悉心籌畫。毋得稍存大意等因。欽此。恭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豫杜奸萌。無微不至。伏思逆夷滋擾以來。詭譎異常。欲除外患。先靖内奸。實為正本清源之要。查漢奸多係閩廣莠民。

該處與外夷通商。貿易船隻。絡繹不絕。易於溷跡。故多被其利誘。遂致蔓延滋事。至奉天沿海口岸。雖與南省情形不同。而商船往來停泊。亦恐奸匪混入滋擾。著抵任後。即同兼管奉天府尹事務侍郎惟勤府尹呈麟悉心密商。遇有各省船隻到口。務須詳細盤詰。查有夾帶違禁器械者。立即拏獲究辦。儻該逆匪及漢奸。在洋面稍露形跡。冀圖溷入海口窺伺。雖有照票。其駕駛之人。不難辨識。隨時盤獲。根究辦理。著等密飭沿海旗民地方官及行知山海關監督。一體核查。稍有形色支離。或不遵盤驗者。即係可疑之人。立即迅速嚴拏。以期慎密。至於團練鄉勇。若用無籍

流民。誠恐良莠不一。今擬詳加籌酌。先儘八旗內挑選健壯餘丁。充補旗勇。不惟易於稽查。且可演習技藝。為異日干城之選。其鄉勇如有土著。及山東直隸流寓有年之民人。膂力強壯。技藝熟悉者。即責成該管州縣。取具互保甘結。加具印結。准其選充。概不許招募他省及來歷不明之人。以致奸匪溷跡。其防守兵勇。教演步伐。紀律整齊。旗兵已蒙授清語數句為號。令仍各按衣領後綴清字布條。民勇令各編土音暗號。以為標識。誠如

聖諭晝戰目視相識。夜戰聲聞相知。即使漢奸潛來。意圖朦混。真偽易辨。自不難一鼓作氣。勦捕無遺。該匪雖有奸謀。亦無

所施其伎倆。

硃批。所辦俱妥。認眞督飭防守。

庚午。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奕經。文蔚。於進攻甯鎮之先。密令各處豫伏勇壯。以備臨期接應。正月二十九日接仗。雖一時未能全行得手。而各路仍有勇壯潛伏。茲據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堃稟稱。從前接奉臣等密諭。並臣劉韻珂札飭。即商同鎮海縣生員王師真。密造藏藥器具。發火機關。演試靈便。另備船隻。選擇水勇多名。並由各委員協助鄉勇。以備進攻。二月二十五日夜間。生員王師真統領火藥船十二隻。

分作六排。水勇四十餘名。由僻港撑至鎮海附近夷船處所。時已四更。將頭排藥船。用長繩從水底繫定。乘潮退之時。緊對逆夷大船發火。即將停泊稅關衙頭之大夷船後尾燒然。是時響聲震地。火光燭天。該船夷眾驚起。但聞呼號之聲。不及解放杉板。紛紛竄入水中。其餘夷船聞聲。遂各駕大小杉板船。前往撲救。彼時生員王師真即乘勢督催水勇頭目。並各散勇。將後隊五排藥船。重重繼進。逆夷見前後左右。皆是我軍船隻。各杉板即從四面圍住。過船搜察火具。觸動機關。各船火藥。立時並發。煙燄沖天。硫黃藥彈。上下飛騰。我船與逆船攪雜一處。均經然着。逆夷亦

莫能辨認。惟聞人聲鼎沸。各船遙見如此聲勢。即時開放鎗礮。從兩面轟擊。彼時該令所帶鄉勇。並附近暗伏鄉勇。在曠僻處所。聞逆夷槍礮之聲。亦各發火開鎗。作為疑兵應援。逆夷不知虛實。但見各處火燄。又有槍聲。疑我軍有無數兵勇。其槍礮愈發愈多。復向江面亂擊。直至天色將明。各鄉勇水勇。隨即陸續撤退藏匿。並無一人受傷。至該逆被焚杉板及焚斃夷匪。因時在深夜。不能確計其數。但是夜火光甚熾。逆夷號呼不絕。約計焚燬之船。燒斃之人。實屬不少。惟該逆大船未能全焚。止燒燬後尾並後桅篷舵等物。及上懸之杉板數隻。逆等驚擾徹夜。天明即向各處

尋覓蹤跡。並捉拏沿江漁戶民人。追究根底。竟不知兵勇船隻。實從何處駛來。現僅止張貼偽示。聲言是夜來有火攻船數隻。多幸無虞。百姓不必驚慌等語。是其膽怯心驚。故作掩飾之詞。已可概見。臣等誠恐該令侈張其辭。稟報未能確實。一面選派兵役。密往該處。向鄉勇民人查探。復一面札飭甯紹台道鹿澤長。在曹江就近訪查。據實具稟。連日探回。並據該道稟覆。船隻人數。亦未能查訪的確。其大致均與該令葉堃原稟相符。查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堃。接奉臣等札諭。即能商同生員王師真設法辦理。募船乘夜潛往鎮海。焚燒逆夷大船後尾舵艙。並焚燬大小杉

板船隻燒死夷匪。足使該逆膽懾心驚。實屬明幹有為。該

員前於鎮海失守時。投河未死。帶罪立功。本屬分所當為。

但現當軍務喫緊之際。該員辦理火攻船隻。焚燒夷船夷

匪。著有微勞。自應奏懇

恩施。以示鼓勵。相應請

旨將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堃寬免從前失守縣城之罪。並

賞戴花翎。鎮海縣生員王師真設法密辦藥船。親往鎮海。督催鄉

勇。發火攻燒逆夷。亦屬勇敢出力。應請

賞給六品頂帶。並

賞戴藍翎。其出力之鄉勇水勇。均由臣等酌量獎賞。

硃批。大約燒燬逆匪若干。仍當查奏。

奕經等又奏。三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馳奏。帶罪圖功。並訊取漢奸供詞各一摺。據稱噗嘶嗜。已於上年定海打仗時。被葛雲飛用礮擊斃。現在甯波鎮海定海三處。究有夷船若干隻。夷匪若干人。前此單開所獲白夷。是否內有要緊頭目。其管糧餉二等頭目。是否即在此內。均應向現獲各犯。確切訊明。至逆夷挂孝送殯之已死夷目。究係何人。安突德曾經受傷。是否屬實。慈谿礮斃之夷目。是否即係已逆。其所稱近來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無首。究

係在何處被何人所殺。均須逐一追究明確。據實具奏等因。欽
此。竊奴才等前因所獲白黑夷人。供詞不一。姓名互異等情。
已於二月二十九日。具奏在案。適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
悉夷語。奴才復又添派隨帶司員。向該夷等連日隔別詰問。
據通事譯出供詞。白夷內並無管糧頭目。惟有帶兵頭目
一名吟布爾管下二百餘人。此次來浙。統計夷兵水手雜
役。約有一萬七八千人。並非一國之人。係由各處湊集雇
募前來。其最大頭目啊嘛。統陸路兵將。吧咖提督水師兵
船。噗嘶嚏係為欽差。該國中噗嘶嚏名字最多。去歲在定
海被礮轟斃之頭目。亦係噗姓。至瑪哩遜羅卜丹郭士立

等或能說漢話。或能寫漢字。均係聘來通事。每月給有月費。隨同啊啡等辦事。安突德亦係帶兵頭目。現在該逆嚌布爾等及各黑夷。均有感悔之意。至夷船現有若干。訊據該逆供稱因係分泊三處。來去無常。且實有增減。實不知其確數。惟據近日探稟。甯郡停泊四隻。鎮邑停泊八隻。定邑及洋面島嶼。停泊三十二隻。其數似較正月間。稍有加增。而貨船亦在其內。每船夷匪。除水手雜役不計外。約有二三千人。亦不時來往調動。往往乘夜暗伏艙底。開至外港。次早駛到各城。換衣登岸。即詐言添兵若干。前據探報有逆夷新來船四十隻。並添兵萬人之信。現據各處近日

採稟。止稱逆夷由閩粵來船數隻。並未見有添船四十隻添兵一萬之多。並據獲到漢奸供稱。此言聞自逆夷傳說。其為藉以恐嚇人心。已可概見。至逆夷挂孝送殯該城民人共見。並據慈谿縣稟報。該逆停棺總持寺內。但各稟止稱巴炶是否即係巴麥嘩抑係巴咖。未能探訪的確。再近來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無首。查定海先後捉獲逆夷。均經陸續解赴省城。其甯鎮兩城。僅止生擒白夷一名。其餘因該逆防守甚嚴。兩城伏勇。雖乘便捉獲。未敢生擒到營。止割取首級。至營呈獻。仍將屍身拋棄掩埋。復有該處民人。因忿恨該逆等奸淫擄掠。伺其私出人少之時。乘

機擊殺。或將屍身沉之江底。以滅其跡。違據各路禀報。自正月以來。已有十餘起。甯波城内外府學後。小江橋濱江廟。江東䕶倉門外。及鎮海二衙頭。五星碑各等處。均有殺死夷人之事。除由委員指名禀報。餘俱不知為何人所殺。總之夷情詭詐。凡係臨陣擊斃之人。隨將屍身拖去。惟恐人知。其頭目如有傷亡。亦必多方掩諱。該船隻人數。隨時增減。是以奴才等遣去密探。及各縣委員禀報。時有參差。未能畫一。奴才等現在曉諭軍民。激勵將士。即日令兵勇陸續進發。先至曹江上虞等處屯紮。奴才等亦隨後前進。一面密派妥人。探訪逆夷舉動。豫備相機進勦。並札諭乍浦委員。

轉飭定海帶勇各員。如有可乘之機。即奮勇攻勦。毋得遲延觀望。致有漏洩貽誤。仍一面札飭各路。將未獲奸匪。嚴密查拏。不敢稍有疎懈。務期迅復郡縣。淨掃逆氛。用以仰

天討而警奸邪。

諭內閣奕經等奏。密派委員。焚燒逆夷船隻。燒斃夷匪一摺。據奏二月二十五日夜間。經奕經等並劉韻珂飭令鎮海縣知縣葉堃商同鎮海縣生員王師真統領火藥船隻。及水勇數十名。由僻港駛至鎮海。緊對逆夷大船發火。即將停泊稅關衙頭之大夷船後尾燒然。該逆夷等驚起呼號。不及解放杉板。紛紛竄入水中。彼時生員王師真即乘勢督催水勇頭目人等。將火藥船

隻。重重繼進。各杉板四面圍住。過船拶寮火具。觸動機關。各船火藥。立時並發。附近暗伏鄉勇。亦各發火開槍。作為疑兵應援。鄉勇水勇。陸續撤退。並無一人受傷。焚燬夷船及燒斃逆夷不少等語。該逆經此懲創。自已膽懾心驚。著奕經特依順文蔚劉韻珂仍當商同相機攻勦。無失機會。鎮海縣生員王師真設法密辦藥船。親往督催鄉勇。攻燒逆夷。實屬勇敢出力。著加恩賞給六品頂帶。並賞戴藍翎。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堃上年失守縣城。本有應得之罪。姑念此次辦理火攻船隻焚燒夷船。尚為出力。著從寬免其治罪。仍責令設法防勦。如果始終奮勉殺賊立功。必當再沛恩施。以昭獎勵。所有奕經等請將該員賞戴花

翎之處。著毋庸議。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等馳奏。派員用火藥船隻。焚燒夷船。並燒斃逆夷一摺。已明降諭旨。將鎮海縣知縣葉堃並生員王師真分別加恩獎勵矣。逆夷經此懲創。自己膽懾心寒。著該將軍參贊會同劉韻珂密商定計。趁此機會。乘間出奇。痛加攻勦。收復郡縣。又奕經特依順文蔚覆奏盤詰夷俘。究出從前接仗傷斃逆夷姓名一摺。覽奏均悉。該逆狡猾異常。詐言添兵將船隻隨時增減。其實在情形。仍應密加訪查。小心防範。不可再墮奸計。據奏查明最大頭目。有啊咈吧咖。僕嘶喳等名。又漢奸郭士立等。隨同啊咈等辦事。可恨已極。總之該逆膽敢深入內地。

肆行猖獗。皆恃漢奸為之羽翼。果能將從逆漢奸。訪挐懲治。不遺餘力。或接仗時痛加勦洗。則漢奸各顧性命。必不肯拚死為彼出力。該逆失其爪牙。勢必自生疑懼。日見孤危。然後將著名夷目。設法生擒。自可剋期殄滅。該將軍等諒已籌畫及此。惟當相機辦理。以贖前愆而膺懋賞。朕實有厚望焉。

又

諭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現派司員。向逆夷等連日隔別詰問等語。白夷嘶布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一切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一面妥為撫養。一面細詢該國底裏。著奕經等詳細詢以唉咭唎國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

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該國與噗咭唎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其餘來浙之嗌咖唎大小呂宋。受英國夷眾。係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所授。抑係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鴟張所有一切調度僞兵及占據郡縣搜括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該國製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以上各條。該將

軍等即分別詰問。詳晰具奏。

丙子。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齊慎。奏。竊查定海孤懸海外。現在逆夷占據。恃為巢穴。洋面風潮。既屬險惡。逆夷船隻。又復堅固。督兵進攻。頗難得力。當因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鄭鼎臣。係上年陣亡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子。稍知軍事。曾隨伊父在定海辦理防堵。於該處洋面情形。亦為熟悉。特派該員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隻。即委令總司其事。會同營員渡洋。暗伏縣城內外並各島嶼。豫備焚燒攻勦。並札委現駐乍浦督辦防堵事宜之杭嘉湖道宋國經。及山西遺缺知府王用賓。經理錢糧。督

飭辦理。惟海洋風潮無定。難以剋期舉動。該委員曾屢次稟報。定期進攻。或以風信不順。或因逆夷豫知。已有防備。皆未能動手。奴才奕經文蔚。恐該大使等冒昧輕進。連次札知該道宋國經等。轉飭各營員委員。如風潮不順。務須暗伏不動。設有隙可乘。即行布置進勦。亦不得坐失事機。並諭令各水勇內查其柔脆膽怯者。即行撤回。庶免臨期誤事。而於帑項亦稍可節省。旋由該委員陸續撤退水勇。約有二千餘名。均經奴才等派員押令回籍。節次奏明在案。茲於三月初十日。送據杭嘉湖道宋國經等。轉據委員鄭鼎臣稟稱。三月初四日。督率水勇火攻船。分路放入十六門

等處。焚燒大夷船共四隻。三板船數十隻。擊斃逆夷多名。並據軍功頂帶詹成功。把總吳大升。稟稱在城內埋伏內應。燒燬逆夷房屋。殺斃逆夷數十名。生擒白夷一名。並將奪獲夷槍夷刀等件呈繳。奴才等因定海遠隔重洋。究竟焚燒夷船若干。有無擊斃夷匪。僅據鄭鼎臣等稟辭。恐尚有粉飾。難於盡信。復飭宋國經等覈實確查。並派令侍衛珠勒亨。容照帶同台州同知陸模。前往乍浦。嚴密訪查。均無異詞。據實稟覆。並將奪獲及撈取夷衣夷物。被燒遺索船板等件。解送前來。查得委員鄭鼎臣於正月間。帶領船勇出洋。逆夷處已有漢奸告知。夷船逐日在各嶴搜捕。並出

偽示銀兩。捉拏該夷。所有出洋各船。只得分向偏僻小港潛伏。兼之風潮總未順利。遲至月餘。未敢輕進。嗣將各船漸次聚集鄞縣所屬大嵩港內停泊。乘隙舉動。並據行通知在定海城內埋伏之軍功項帶詹成功等。如望見海面火起。即行接應放火殺夷。至三月初四日。風平潮靜。當即暗向各船裝載柴草火藥等物。先駛至梅山港。黄昏出港。分三路向北前進。適值東南風大作。守備徐積實督率火攻船隻。先由十六門地方。分作七排。奮勇放進衙頭該處停泊大夷船三隻。逆夷見頭排船隻攏近。即時開放槍礮。各船同時發火。水勇趕緊換坐小船。或見水避走。風急潮

繫。七排船隻。重重維進。內有兩排。未能牽拄夷船。隨潮駛過。其餘俱團住逆船。即時引然。火光燭天。人聲鼎沸。逆夷始猶極力撲滅。並用礮四面轟擊。繼見蓬索全然。火勢益盛。無處躲避。逆等紛紛跳入三板船逃竄。復值水師效用武舉蔣忠清等管帶後路兵勇接應亦到。開槍放礮。迎面攻擊。該逆船隻驚亂。復自相觸沉多隻。並有退回仍被焚燒者。東嶽宮逆夷。見衝頭火起。連放八九礮。聲震數里。火攻船被逆礮擊沉數隻。而夷船大桅。亦被自擊。連斷兩根。該勇等乘勢喊殺。逆夷大半落海。只因夜黑潮急。不及撈獲。亦有逃脫上岸者。徑向東嶽宮定海城內奔避。其逃走

三板夷船。奔向竹山門。又遇水勇頭目袁高縈帶領火攻船。自小渠山駛來。該逆急用鳥槍火箭擊射。轉將柴草燒燃。風催火猛。煙燄迷天。直向夷船噴燒。逆船逃避不及。又被焚燒多隻。至蝌峙港地方。自上年秋間。停泊最大夷船一隻。總未移動。是晚。千總韓慶瑞。王廷鼇。並勇壯頭目李世茂。帶領大號火攻船二十餘隻。一齊放進。乘風發火。首先燒燃逆船大桅及篷索等件。烈燄飛騰。在船逆夷。僅止開放四礮。艙板均已引燃。不及解放三板船。各逆多半焦頭爛額。勢如鼠竄。覓水逃生。轉瞬間逆船火藥燒燃。聲如巨雷。煙燄飛過山頂。即時桅倒船沈。不見蹤跡。維時軍功

頂帶詹成功。把總吳大升等。在定邑城內。望見東南海面。火燄沖天。槍礮連聲不絕。知係火攻船隻得手。當約齊埋伏兵勇。先行放火。延燒逆夷房屋。乘其撲救擾亂之時。奮力攻擊逆夷。槍礮並施。兵勇奮勇向前。擊殺逆夷數十名。生擒白夷一名。並奪獲夷刀夷槍等件。時已天明。內伏兵勇人數較單。恐被逆夷看出形蹤。嗣後轉難藏伏。因止割取首級數顆。仍前分藏各處。豫備再行乘機攻勦。所獲白夷。暫藏民人許成明家內。所割首級。亦因夷人守城嚴密。尚未能拏出。其城外埋伏之委員銀沉等。亦經放火焚燒沿城房屋。以助聲勢。但距夷匪較遠。未能擊殺擒獲。至委

員鄭鼎臣分飭三路船隻發火後即上螺頭門山頂登高瞭望遥見城内火光騰躍又有槍礮之聲並見五奎山有逆夷屯紮即分飭弁勇先行奮力上山攻擊該逆亦開放槍礮迎拒此地逆夷人數無多旋即潰散我兵乘勝追擊復殺死十餘人並奪獲夷箱夷刀錫桶衣帽等物數十件旋有火輪船二隻自北駛來接應各逆弁勇即時開放迎敵擊破艙板一塊逆船遂於衜頭洋面橫亘開礮堵截天已漸明勢難前進該營員委員等漸次撤退回望各路煙燄瀰漫尚未息止後遣人順流撈取燒殘夷船桅片船板等物多件仍回至大嵩港停泊陸續查點各路弁勇止十餘

人帶有槍傷。並火箭燒傷。亦有在水中被礁石及船幫碰傷者。並無一人陣亡。統計此次火攻。燒燬大夷船四隻。內燒沈一隻。三板船燒燬及觸沈者。共有數十隻。燒斃沈溺並城內擊殺逆夷。約有三四百人。實在數目。未能確查。現在逆夷將各處停泊之船。聚集一處。不能遠駛。四面用橫木支撐。搬運木料。修理殘燬船隻。並駛駕火輪船。向各路搜尋。凡遇柴草堆垛。概行焚燬。船隻往來。益加盤詰。處處查問官兵現屯何地。頗有畏我火攻之意。查逆夷自上年侵擾海疆。在海洋水面。從未稍受懲創。今於二月間。鎮海衛頭焚燒一次。止燒燬大夷船尾。三板船多隻。逆夷自相

擊殺多名。尚未燒沈大船。茲復於定海各洋。焚燒大夷船三隻。三板船數十隻。並燒沈大夷船一隻。城內洋面。復擊殺夷匪數百名。逆夷向恃其船隻堅固。又以我軍並無出海兵船。故敢往來洋面。猖狂無忌。不虞我軍竟以小船火攻。大獲勝仗。該逆受此大創。足使其膽碎心驚。而我軍亦倍加氣壯。弁等現在激勵將士。即日乘勝前進。相機攻勦。所有此次焚勦逆船夷匪。即在事出力人員。統俟確切查明。再行據實保奏。

諭內閣奕經等奏定海焚燒夷船。打獲勝仗一摺。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子候補批驗所大使鄭鼎臣等。前據該將軍等派

令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隻。會同營員渡洋。暗伏定海縣城內外並各嶼岙。豫備焚燒攻勦。茲據奏稱。三月初四日。鄭鼎臣暗向各船裝載柴草火藥等物。駛至梅山港。分三路向北前進。守備徐積寶督率火攻船隻。先由十六門分作七排。放進衜頭該處停泊大夷船三隻。各排船隻。重重繼進。圍住逆船。即時引燃。正值東南風大作。火光燭天。人聲鼎沸。逆夷始猶用礮轟擊。繼見蓬索全然。無處躲避。向三板船逃竄。武舉蔣忠清帶兵接應。亦開槍放礮。迎面攻擊。逆船驚亂。復自相觸沈多隻。並有退回仍被焚燒者。及逆夷放礮。反致自行擊斷大桅兩根。其逃走三板夷船。奔向竹山門外。水勇頭目袁高榮帶船自小渠山駛來。該

逆用槍箭擊射。轉將柴草燒燃。直向噴燒。又焚夷船多隻。其蝴

峙港停泊最大夷船一隻。千總韓慶瑞王廷蔭並勇壯頭目李

世茂等帶領大號火攻船二十餘隻。一齊放進。乘風發火。首先

燒燃大桅篷索等件。該逆僅止開放四礮。艙板均已引然。不及

解放三板船。各逆焦頭爛額。覓水逃生。逆船火藥被燒。煙焰飛

過山頂。即時桅倒船沈。不見蹤跡。維時軍功頂帶詹成功。把總

吳大升。在定海城內。望見火焰。知係火攻得手。當即放火延燒

逆夷房屋。擊殺逆夷數十名。生擒白夷一名。奪獲刀槍等件。其

城外埋伏之委員銀沉等焚燒沿城房屋。以助聲勢。鄭鼎臣復

見五奎山有逆夷屯紮。上山攻擊。逆夷旋即潰散。我兵追殺十

餘人。奪獲夷箱等物。其自北駛來接應之火輪船二隻。亦被開

槍擊破。統計燒燬大夷船四隻。內燒沉一隻。燒燬觸沉三板船

數十隻。燒斃沉溺擊殺逆夷三四百人。我兵並無傷亡等語。覽

奏曷勝嘉悅。逆夷自上年侵擾海疆。從未在海洋大受懲創。此

次奕經。文蔚由蘇至杭。運籌數月。密派員弁。先期埋伏。乘風潮

順利之時。焚燬大小夷船。擊殺逆匪數百名。實屬調度有方。出

奇制勝。奕經著加恩賞換雙眼花翎。發去雙眼花翎一支。並白

玉喜字翎管一箇。交奕經祇領。文蔚賞加頭品頂帶。特依順駐

守省城。盡心防禦。著與奕經。文蔚均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

力員弁。及水陸兵勇。著奕經等查明據實保奏。分別鼓勵。候朕

施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等馳奏。定海焚燒夷船。打獲勝仗一摺。覽奏實深嘉悅。已明降諭旨將奕經等分別加恩矣。逆夷侵擾海疆。肆行猖獗。本年二月。鎮海衛頭。雖經我兵焚燒夷船。擊斃逆匪。尚未大加懲創。本月初四日。復於定海各洋。督催水勇。用火攻船。焚燒大夷船三隻。杉板船數十隻。並燒沈大夷船一隻。城內洋面。復擊殺夷匪數百名。該逆受此次懲創。自必心膽俱懾。我軍亦應倍加氣壯。著該將軍等激勵將士。乘勝前進。相機攻勦。收復郡縣。以奏膚功。以膺懋賞。惟該逆詭詐異常。各處停泊船隻。現有準備情形。該將軍等務當出奇制勝。慎益加慎。

密益加密。萬不可因已獲勝仗。稍涉大意。此次在事出力員弁

兵勇。一併確切查明。據實保奏。候朕施恩。